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波雜誌 第八卷

○中興頌 汪溪《中興頌碑》，自唐至今，題詠實繁。零陵近雖刊行，止會粹已入石者，曾未暇覓搜而博訪也。趙明誠待制妻易安李夫人，嘗和張文潛長篇二，以婦人而廁眾作，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。「五十年功如電掃，華清花柳咸陽草。五坊供奉門雞兒，酒肉堆中不知老。胡兵忽自天上來，逆胡亦是奸雄才。勤政樓前走胡馬，珠翠踏盡香塵埃。何為出戰輒披靡？傳置荔枝多馬死。堯功舜德本如天，安用區區紀文字。著碑銘德真陋哉，乃令神鬼磨山崖。子儀、光弼不自猜，天心悔禍人心開。夏商有鑒當深戒，簡策汗青今具在。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，雖生已被姚崇賣！」「君不見驚人廢興傳天寶，《中興碑》上今生草！不知負國有奸雄，但說成功尊國老。誰令妃子天上來，虢、秦、韓國皆天才。花桑羯鼓玉方響，春風不敢生塵埃。姓名誰復知安、史，健兒猛將安眠死。去天尺五抱甕峰，峰頭鑿出開元字。時移勢去真可哀，奸人心丑深如崖，可憐孝德如天大，反使將軍稱好在。嗚呼！奴輩乃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後尊，乃能念春齊長安作斤賣！」頃見易安族人言：「明誠在建康日，易安每值天大雪，即頂笠披蓑，循城遠覽以尋詩。得句，必邀其夫賡和，明誠每苦之也。」輝嘗欲哀今昔名人所賦《廬山高》、《明妃曲》、《中興頌》，用精紙為軸，巧工字畫者隨意各書一篇，後志姓名歲月。常常披展，為醒心明目之玩。竟未克成。是極易辦，人必樂從，特坐因循耳。易安父文叔，元祐館職。

○板本訛舛

印板文字，訛舛為常。蓋校書如掃塵，旋掃旋生。葛常之侍郎著《韻語陽秋》，評詩一條云：「沈存中云：退之《城南聯句》『竹影金鎖碎』者，日光也，恨句中無日字爾。餘謂不然。杜子美云：『老身倦馬河堤永，踏盡黃榆綠槐影。』亦何必用日字，作詩正要如此。」葛之說云爾。輝考此詩，乃東坡《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》，首云：「老身倦馬河堤永，踏盡黃槐綠榆影。」終篇皆為子由設，當是誤書「子瞻」為「子美」耳。此猶可以意會，若麻沙本之差舛，誤後學多矣。

○芝山詩

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，題小詩於治所壁間：「呢喃燕子語梁間，底事驚回夢裡間。說與旁人應不解，杖藜攜酒看芝山。」時王荊公任本路憲，按行見之，大加稱賞，遂擢權本州教授。後葉石林特著於《詩話》中。芝山乃饒州近城僧寺，後池陽刻本乃改「芝山」為「前山」，一字不審，乃失全篇之意。抑見自昔右列，亦可承師儒之乏。

○垂肩冠

皇祐初，詔婦人所服冠，高毋得過七寸，廣毋得逾一尺，梳毋得逾尺，以角為之。先是，宮中尚白角冠，人爭效之，號「內樣冠」，名曰「垂肩」、「等肩」，至有長三尺者，登車簷皆側首而入。梳長亦逾尺。議者以為服妖，乃禁止之。輝自孩提，見婦女裝束數歲即一變，況乎數百年前，樣制自應不同。如高冠長梳，猶及見之。當時名「大梳裏」，非盛禮不用。若施於今日，未必不誇為新奇，但非時所尚而不售。大抵前輩治器物、蓋屋宇，皆務高大，後漸從狹小，首飾亦然。

○富春坊

成都富春坊，群倡所聚。一夕，遭火。黎明，有釘一牌，大書絕句詩於其上：「夜來燒了富春坊，可是天公忒肆行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高燒銀燭照紅妝。」乃伊洛名德之後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。又有小詞一編，皆豔語。輝嘗得其一啟，乃代其弟上週彥約侍郎，其略云：「惟曾祖受三天子聘賢之禮數，在先朝為九老人受道之師承。繼巢、由之高蹤、辭夔、龍之盛舉。惟君子之澤未斬，而聖人之道必傳。」文采典重如此，豈可以一時諧謔之跡而加訾議。晏叔原著《樂府》，黃山谷為序，而其父客韓宮師玉汝曰：「願鄙君捐有餘之才，崇未至之德。」前哲訓迪後進，拳拳如此，為後進者得不服膺而書紳。賀方回、柳耆卿為文甚多，皆不傳於世，獨以樂章膾炙人口。大抵作文，豈可不謹。

○郵亭曲

陶尚書公奉使江南，恃才凌忽，議論間殆應接不暇。有善謀者，選籍中豔麗，詐為驛卒孀女，布裙荊釵，日擁慧於庭。谷一見喜之，久而與之狎，贈以長短句。一日，國主開宴，立妓於前，歌所贈「郵亭一夜眠」之詞。谷大慚沮，滿引致醉，頓失前日簡倨之容。歸朝，坐此抵罪。文潞公帥成都，有飛語至朝廷，遣御史何郟因謁告俾伺察之。潞公亦為之動，遍詢幕客，孰與御史密者。得張翥字少愚者，使迎於漢州，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往，偽作家姬，舞以佐酒。御史醉中取其領巾，題詩云：「按徹《梁州》更《六麼》，西台御史惜妖嬌。從今改作『王宮柳』，舞盡春風萬萬條。」至成都，此妓出迎，遂不復措手而歸。二事切相類。一說：王宮花一名楊台柳，詩首句云「蜀國佳人號細腰」。何字聖從，亦蜀人也。

○慧林老

大觀二年詔：「大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元正坐化，並無衣鉢，闕葬送之用。賜絹三百匹、錢三百貫，賜寂照之塔，仍間度一僧。」浮屠示寂，寸絲不掛，亦安用爾許縑帛。時方崇道教，詔道流敘位在僧之上。元正何人，而膺此優典？

○高山仰止

頃歲，兒女合巹之夕，婿登高座，賦詩催妝為常禮，後皆略去。京師貴游納婿，類設次通衢，先觀人物。岳母忽笑曰：「我女如菩薩，卻嫁個麻鬍子！」謂其多髯也。迨索詩，乃大書曰：「一雙兩好古來無，好女從來無好夫。卻扇捲簾明點燭，待交菩薩看麻胡！」一座傳觀哄堂，蓋婿亦不凡也。嘗得其姓名，今失記。

○西園會

輝居建康，春晚赴張德共會於西園，呼數輩為侑。酒酣，忽有傳府命呼其人。時張安國開府方兩日，其人既去，求自解之說。眾謂但以實告，況社中二客未至，必留鈴齋。翌旦詢之，如所料。初，歌者既去，坐客駱適正即席賦詩云：「花隨春盡覓無痕，尚續餘歡索侑尊。一曲未終人已去，西園燈火欲黃昏。」輝嘗賡和，不記也。迨今一世，西園賓主無一在者，獨輝蒼顏華髮，羈寓西湖上。「舊事無人共論」，為之一歎。

○食料羊

淳化宰相張公齊賢，布衣時嘗春遊嵩嶽，醉臥巨石上。夢人驅群羊於前，曰：「此張相公食料羊也。」既貴，每食數斤，猶未厭餒，健啖世無比者。此與唐贊皇、李德裕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。以是知貴人鼎養豐厚，冥冥中自有定數，貧儒豈可不安藜藿之分。

○《唐詩選》

王荊公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，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，托荊公選其佳者。荊公乃僉出，俾吏抄錄。吏每遇長篇字多，倦於筆力，隨手削去。荊公醇德，不疑其欺也。今世所傳本，乃群牧吏所刪者。歐陽公《歸田錄》未出而序先傳，神宗宣取，公時致仕居穎，以其間紀述有未欲廣者，因盡刪去。又患其文太少，則雜以戲笑不急之事。元本未嘗出。《廬陵集》所載，上下才兩卷，乃進本也。

○《宋詩選》

近時曾公端伯亦編《皇宋百家詩選》，卻取任一己之見，雖非摭摭詆訶，其間或未厭眾論。且於歐公、荊公、東坡詩皆不載。雖曰用《唐詩選》韓、杜、李不與編故事，其亦大名之下，不容有所銓擇耶？呂居仁圖江西宗派，凡二十五人。議者謂陳無己為詩高古，使其不死，未甘為宗派。若徐師川，則固不平列在行間。韓子蒼曰：「我自學古人。」夏均父亦恥居下列。一時品第，尚爾

紛紛，矧隨好惡筆削篇章，示己鑒裁之明，豈免議論。

○水晶

京畿轉運司奏：「收到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餘塊。邕州等處產金寶，共收到金二千四十六兩，數內彩到生大黃金，不經烹煉者。汝州產瑪瑙二萬五千斤，一塊重二十一斤五兩。」並宣付史館。時政和四年也。又潭州益陽縣蓮荷場掘得金四塊，總計一千七百八兩。方崇飾祥瑞之際，地不愛寶，闡珍以表極治，其盛如此。

○四先生

鄭穆，字閔中，閩士所尊四先生，鄭其一也。元祐初，為國子祭酒。久而請老，太學諸生數千人狀詣司業，又詣丞相府請留，不報。以待制奉祠，將行，公卿大夫多以詩贈之，三學之士皆為詩，且出祖汴東門外。三獻酒，再拜堂下，辭訣而去，觀者歎息。輝幼從合肥王公助學，王與鄭中表親，有一編曰《歸榮》，乃送行詩也。後未見此本。

○老人髮膚

人少則發黑，老則發白，久則黃。人少則膚白，老則膚黑，久則黯，若有垢然。發黃而膚為垢，故曰「黃耆」。見王充《論衡》。而今《韻略》「耆」字下亦注：「老人面若垢為耆」。

○龍驤將軍

崇寧三年，駕幸金明池，乘烏馬還內，道路安平，賜名龍驤將軍。良岳一石，高龍氣戴擗鳩？神運昭功。宣和五年，朱勳自平江府造巨艦載太湖大石一塊至京，以千人舁進。勳被賞建節，石封盤固侯。

○姚解元

方務德侍郎帥紹興，赴召，士人姚某以書投誠，其略曰：「某流落江湖二十年，兄弟異立，未能成家。重以場屋蹉跎，遂失身於倡館馬慧。歲月滋久，根深蒂結，生育男女，於義有不可負者。兼渠孑然一身，無所依倚，處性不能自立。萬一有叛此盟，終身廢棄，存亡或未可保。不於侍郎還朝之日得遂脫身從良，他日必因此門戶中。不唯無以釋兒女之恨，而某亦從此銷縮。區區慾望矜憐，使魚鳶之屬，川泳雲飛，侍郎之德大矣。敢不下拜！」方書其後云：「姚某解元，文詞英麗，早以俊稱。杯酒留連，遂致於忘返。露由衷之懇，不愧多言。遂成家之名，何愛一妓。韓公之於戎昱，既徇所求。奇章之望牧之，更宜自愛。」能從其請，可見寬厚之德，且引事切當。韓滉鎮潤州，戎昱典屬郡，昵一妓。或言於韓，韓取，戎不敢留。臨別，作小詞曰：「好在春風湖上亭，柳絲藤蔓係人情。黃鸝久住渾相戀，欲別頻啼三兩聲。」韓聞即歸之。蓋用此事。

○知和叔

從叔知和，隨侍官九江，嘗以詩見呂東萊居仁。後以書請教，答云：「廬阜咫尺，讀書少休，必到山中，所與游者誰也？古人觀名山大川，以廣其志意，而成其德，方謂善游。太史公之文，百氏所宗，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。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，若使志於遠者、大者，雖近逐游、夏可也。」又為作《求諸己齋詩》，見集中。知和嘗尉吳江，作《垂虹詩話》，語輝未有序。輝言：「若以所得東萊帖冠於首，何用他求？」從之。復著《垂虹賦》，為人稱賞，蓋得少小師尊前輩之力。惜年未及中，病廢而卒。

○宣和騎射

政和五年四月，燕輔臣於宣和殿。先御崇政殿，閱子弟五百餘人馳射，挽強精銳。畢事賜坐，出宮人列於殿下，鳴鼓擊柝，躍馬飛射，剪柳枝，射繡球，擊丸，據鞍開神臂弓，妙絕無倫。衛士皆有愧色。上曰：「雖非婦事，然女子能之，則天下豈無可教。」臣京等進曰：「士能挽強，女能騎射。安不忘危，天下幸甚。」見《從游宣和殿記》。

○郡守畫像

近世州郡，類以名賢昔嘗臨蒞，繪像以章遺愛。數十百年後，何緣得其容貌之真，但畫衣冠，題爵位、姓名耳。東坡《送周正孺知東川詩》，落句云：「為君掃棠陰，畫像或相踵。」蓋蜀中太守，無不畫像者。頃王顯道守吳門日，孫仲益居毗陵，以嘗牧是邦，遣騎求其傳神，並復齊雲樓舊觀。孫謝之，有「嘗讀《國史》，錢惟演作《樞密直學士題名記》，黜寇萊公為『逆准』，不書，時有蔡齊斥其妄。如覲無狀，公乃肯收之」之語。此紹興間事也。錢惟演作《樞密直學士題名記》，附麗丁謂，輒去寇準姓氏，云「逆准」。公嘗言於仁宗曰：「寇準，社稷之臣，忠義聞於天下，豈可為奸黨所誣哉。」遂令磨去。見公《行狀》。

○范忠宣麥舟

范文正公在睢陽，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。堯夫時尚少，既還，舟次丹陽，見石曼卿，問：「寄此久如？」曼卿曰：「兩月矣。三喪在淺土，欲葬之而北歸，無可與謀者。」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，單騎兼程，取捷徑而歸。到家，拜起，侍立良久。文正曰：「東吳見故舊乎？」曰：「曼卿為三喪未舉，方留滯丹陽，時無郭元振，莫可告者。」文正曰：「何不以麥舟與之？」堯夫曰：「已付之矣。」大夢行當覺，百年特未滿。遑哀已逝人，長眠寄孤館。念我同年生，意長日月短。鹽車因騏驎，列火廢圭瓚。後生有奇骨，出語已精悍。蕭然野鶴姿，誰復識中散？有生寓大塊，死者誰不窆。嗟君獨久客，不識黃土暖。推衣助孝子，一溉滋湯旱。誰能脫左驂，大事不可緩。」此詩東坡為李憲仲作。憲仲之子廌，坡得梁吉老十縑百絲，舉以贖之。度是詩出，當多有助之者。又作《章默詩》，意益深，辭益哀。今之人親喪未舉，豈免求哀於時。若假是名因為利，或廣求以侈其葬，恐失脫驂之本意也。

○六一堂

歐陽文忠公父鄭公，任綿州推官日，生文忠。後有謝固者，居是官，於治所之左葺一堂，號「六一」。唐子西賦長篇，有「即彼生處所，館之與周旋」之句。或云司馬溫公父待制公，守浮光日生溫公，故名，取輝耀之義。自昔功施於民則祀之，矧鉅公盛德，功在社稷，百世宗仰者乎。或云郡舊有香火之奉，今守土者得不侈大祠宇，以永其傳。若第以名勢所臨，在仕者獻諛取媚，如紹興間黃州為時相建瑞慶堂是也。謝固一為譚望，子西自有兩說。

○茶圖記

先人三弟，季字德紹，與輝同庚同月，輝先十三日。自幼從竹林游，德性敏而靜，中年後文筆加進。嘗題《玉川碾茶圖絕句》云：「獨抱遺經舌本乾，笑呼赤腳碾龍團。但知兩腋清風起，未識捧甌春筍寒。」頗有唐人風致。死已十年，遺稿失於收拾，但宗族間傳得一二。

○台諫上殿

舊說，台諫當上殿，未有題目，五更不寐。平生親舊，一一上心。蓋唯親舊可得其詳，庶免風聞之誤。是雖戲語，嘗親見之。紹興間，某任言責，欲論一人，未得出處不葉公議與之齊者。偶一鄉人來訪，私謂得其人矣。敘契闊，接慙慙，甚歡。其人大喜過望，意汲引可必也。越兩日，章疏上，乃同前欲論者。降旨，即日押出國門。「寧逢惡賓，莫逢故人。」又云：「故人相逢，不吉則凶。」